

教育部審定

186

共和國
教科書
新國文

高等小學校春季始業

第五冊

學生用

成慶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次

第一	信教自由	二	第二	宗教派別	二
第三	孔子	二	第四	道教	二
第五	快哉亭記 蘇轍	三	第六	黠鼠賦 蘇軾	二
第七	外交	四	第八	戰爭與和平	二
第九	民族分合之原因	二	第十	俾斯麥	二
第十一	公司	二	第十二	保險	二
第十三	汽機	二	第十四	科倫布	二
第十五	巴律西	二	第十六	忍耐	二
第十七	縱囚論 歐陽修	二	第十八	伶官傳序 歐陽修	二
第十九	獨立自尊	三	第二十	與黃瓊書 李四	一
第二十一	與孟東野書 韓愈	二	第二十二	善勸善遊	三

授課時數

授課時數

第二十三	普人之樸素	二	第二十四	實業	二
第二十五	觸鬻說趙太后	三	第二十六	貓說薛瑄	二
第二十七	司法	二	第二十八	周亞夫	一
第二十九	活版	三	第三十	報紙	二
第三十一	廣告	二	第三十二	辨志	二
第三十三	奕喻錢大昕	二	第三十四	醉翁亭記歐陽修	二
第三十五	吳王夫差劉基	二	第三十六	費宮人	三
第三十七	木蘭詩	二			

時間分配方法 附

每篇教授二時者其分配方法可分三種(甲)每篇平分二段每時教授一段(乙)每篇分二段第一段較多第二段較少第一時教授第一段第二時教授第二段并復習全篇(丙)不分段落第一時教授第二時復習其每篇教授三時以上者以此類推(如三時者可分二三段四時者可分三四段或竟不分段落視各篇內容而定)

春季始業 新國文第五冊

第一 信教自由

世人仰觀宇宙俯察萬物以爲冥冥之中有神靈默爲主宰。因而崇奉之禱祀之而宗教興焉。自昔專制國有擇一宗教以爲國教者國教之外悉行排斥甚或加以戮辱世界各國因爭教而相殺者蓋不可勝數也。若夫立憲國則不然一切宗教任人信仰自由苟無背於法律皆不加干涉。

宗教之力感人最深其有益於社會人類者甚大故國家設法律以保護之。卽就個人而論對於非所信仰之宗教亦不可稍有侮慢之心。蓋宗教派別雖殊而所以化導社會之意則一。若以非

我。信。奉。而。即。懷。一。黨。同。伐。異。之。見。加。以。侵。犯。不。特。道。德。所。不。容。抑。亦。法。律。所。必。禁。者。也。

第二 宗教派別

世界之宗教派別甚多。而佛耶回最盛。創佛教者曰釋迦。創耶教者曰耶穌。創回教者曰謨罕默德。

釋 迦



釋迦、印度迦葉國王之子也。生而仁慈。謂世間衆生皆宜平等。特創宗教。以明心見性。超脫苦厄。爲宗旨。巡行四方。勸導甚力。及其歿也。弟子數千人。當後漢明帝時。自西

域波斯入我中國。至晉宋間而大盛。近數百年來。僧徒無學。人多淺視之矣。

耶 穌



耶穌猶太人。猶太人拜神禮節。備極繁縟。自耶穌出。改創教派。

發明新義。以博愛爲宗旨。隨地宣布。信徒日繁。有嫉之者。釘之十字架而死。其徒哀之。相約傳播其教。遂盛行於歐洲。漸及於世界各國。

謨罕默德。生於亞刺伯之麥加城。嘗著可蘭經。以

謨罕默德



各地有清真寺即其傳教所也

第三 孔子

佛耶回三教我國人雜奉之。然人人尊崇孔子。即至鄉僻之婦孺。無有不知孔子者。無有不敬孔子者。孔子蓋我國之大聖人也。孔子之設教也。以仁義道德為本。治國平天下為用。其宗旨與

說天道為宗旨。衆怪其言。欲害之。避於麥地那。土人信服。徒黨日衆。卒藉兵力。脅降亞刺伯全境。且滅波斯。併羅馬。據非洲北部。極一時之盛。謨罕默德既死。其子孫徒黨傳之一支。東徙者。徧於亞洲中部。我國

孔子



各教不同。宗教家以未來禍福範圍一世之人心。故有輪迴之說。有天堂地獄之說。而孔子則不語怪不語神。

此其異一也。宗教家排斥外道。耶言一神。佛言不二法門。至回教且以兵力誅鋤異己。而孔子則問禮老聃。問官鄭子。未嘗以異端夷狄而拒絕之。此其異又一也。

我國自漢以來。國人無不崇祀孔子。內而京師。外而郡縣。皆建立孔廟。其曲阜之陵廟。則置吏守護。歷久不廢。其所以若是者。非

藉禮拜祈禱以求福利實以孔子之聖足爲萬世師表故耳

第四 道教

道教之言託始於老子老子道德經五千言大旨以泯毀譽忘得喪一生死使人去其驚名競利之心而歸於安靜守己固與後世方士惑人之說邈乎其不相涉也

秦漢之時有所謂方士者自稱能致不死之藥能化丹砂爲黃金世人多信奉之漢末張道陵始專以符籙治病而北魏寇謙之脩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命繼道陵爲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使之清整道教又云遇神人李譜文自稱老子玄孫授以圖籙真經自是爲方士者無不崇奉老子沿以爲例至唐明皇末年遂立玄元皇帝廟以祀老子

宋之徽宗自稱爲教主道君皇帝嘗幸上清寶籙宮使林靈素講道經自設幄其側明世宗久不視朝深居西苑一意焚修而道教益盛至於今日而式微已極惟貴溪之龍虎山尙存天師名號而禱祈晴雨號召風雷術亦鮮驗其名勝所在古時宮觀間有存者而供奉者亦寥寥如晨星矣

第五 快哉亭記蘇軾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

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
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快○哉○者○
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
之○所○騁○騫○其○流○風○遺○俗○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
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
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
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
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
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
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
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襲○屨○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

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
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
能○勝○者○烏○覩○其○爲○快○也○哉○

第六 黠鼠賦

蘇軾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牀○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
中○空○嚶○嚶○聲○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
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
耶○向○爲○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
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於○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
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
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

驚○脫○兔○於○處○女○鳥○在○其○爲○智○也○

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於○余○者○曰○女○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之○見○也○不○一○於○女○而○二○於○物○故○一○鼠○之○齧○而○爲○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獸○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女○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第七 外交

列○國○並○立○而○有○邦○交○故○特○設○外○交○官○以○司○其○事○在○內○則○有○外○務○部○在○外○則○有○公○使○館○然○國○家○與○國○家○相○互○之○關○係○本○於○人○民○與○人○民○相○互○之○關○係○故○外○交○之○事○爲○國○民○所○當○知○

外交可分爲二、一日交涉、一日交際、

交○涉○者○權○利○之○關○係○也○國○與○國○皆○爲○平○等○各○有○權○利○在○人○不○容○侵○犯○即○在○我○不○容○放○棄○故○苟○有○關○於○本○國○之○權○利○者○無○論○大○小○不○宜○稍○讓○即○或○共○圖○便○利○而○偶○有○遷○就○然○於○此○有○所○讓○者○必○於○彼○有○所○償○此○辦○理○交○涉○之○正○軌○也○

交○際○者○情○意○之○關○係○也○夫○箇○人○之○相○與○有○禮○貌○焉○酬○酢○焉○國○家○團○體○之○相○與○亦○猶○是○耳○在○昔○閉○關○時○代○聲○氣○未○通○譬○之○獨○居○一○室○誠○無○所○謂○交○際○今○者○五○洲○交○通○無○間○還○邇○往○來○之○蹤○跡○日○以○密○則○聯○結○之○情○意○亦○日○以○深○交○際○之○道○不○容○缺○矣○

是○故○交○涉○與○交○際○不○可○混○而○爲○一○也○交○涉○之○時○以○交○際○之○道○行○之○事○事○退○讓○則○損○本○國○之○權○利○交○際○之○時○以○交○涉○之○道○處○之○無○謂○爭○執○則○傷○他○國○之○感○情○二○者○皆○非○外○交○之○善○者○也○

我國往時與各國所訂條約多不平等。至舉若路若礦莫大利。益拱手而授諸外人。以公衆利賴之事。爲私人投贈之資。人欲得之。我若不可無以應之者。是皆由於交涉與交際不能分明之故也。

雖然、豈獨外交家哉。國人之不明界限、不權輕重者、所在而有。尊崇外人者、媚之惟恐不至。其嫉視外人者、乃又激而爲排外之舉。交際之道、忽焉不講。則亦適以取辱而已。彼文明國民之遇外人也。雖權利所關、絲毫無所退讓。而平日過從、則親厚懇切、優於遇其國人。蓋以外人遠適、異土孤立、寡助。爲之地主者、乃以冷淡無禮遇之。設彼異日歸國、語其邦人、其以我民爲何如。民我國爲何如。國耶。至外國外交官之居我國者、有

代表其國之資格。侮辱其人、卽爲侮辱其國。故尤不可不慎。若因微末之事、逞一朝之忿、而侮辱之、使外國人心懷憤恨、或且禍及於國家焉。此豈有愛國心者所宜出哉。

第八 戰爭與和平

對外人宜寬大固矣。然寬大者、非置權利榮譽於不顧之謂也。苟外國而損我權利、毀我榮譽、則我政府當與敵國政府抗爭。抗爭之不得當、委託裁判於某一國、而待其調停。調停之不得、則雖賭一國之存亡以爭之、而亦不容已。此戰爭之事。所由起也。雖然、戰爭之目的、惟欲敵國政府聽我要求而已。斯時敵國人民之在我國者、我國人民不宜輕舉妄動、窘迫攻擊之也。且權利與榮譽、非我國所獨有者也。戰爭之前、尤不可不三思之。

昔有勇士二人、過於途。見樹上懸一楯。一人以爲黃金所製也。一人以爲白銀所製也。甲是乙非。爭論不已。拔刀相擊。各負重傷。一僧過之。徐問其由。二人以實對。僧聞而笑曰。愚哉公等。此楯半面金而半面銀也。公等各見其半而未睹其全也。

是故與外國紛爭之時。必當詳察其兩面。不宜徒觀其半面。我自知伸我權利。保我榮譽。而外國權利榮譽之所在。亦不可不設身處地。爲之推闡焉。直在我不可不爭。曲在我不可不讓。讓者非怯而勇者之事也。古云。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斯真大勇之事也。

第九 民族分合之原因

吾國民族複雜。或以漢族爲黃帝子孫。他族皆屬異類。然而夷

考各族之譜系。滿洲出於肅慎。肅慎者。顓頊之苗裔也。蒙古出自匈奴。匈奴者。夏禹之苗裔也。回疆藏衛。卽古之氐羌。氐羌者。虞舜之苗裔也。顓頊舜禹。皆黃帝之子孫。然則滿蒙回藏與漢族固同出一祖。特因分封轉徙之故。散處四方。歷世久遠。語言習俗。日以益歧。各成風氣。遂至絕不相侔。此各民族由合而分之。大略也。

三代盛時。所謂中國者。大抵在黃河流域。幅員彌小。吳楚閩粵。滇黔諸地。視同化外。秦漢以來。疆土日闢。滿洲蒙古青海西藏。以次內屬。漢族之移殖域外者。日衆。晉宋元清之世。域外之民族。又久據中原。雜居既久。漸以混合。此各民族由分而合之。大略也。

自清代以往。有主權者。大抵不學無術。數典忘祖。沾沾自喜。以私厚其種人。爲得計。故分合無常。終難同化。今民國開幕之始。卽

滿洲即通古斯
肅慎即通古斯
匈奴即通古斯
夏禹之苗裔
回疆藏衛即古之氐羌
氐羌者虞舜之苗裔
顓頊舜禹皆黃帝之子孫
然則滿蒙回藏與漢族固同出一祖
特因分封轉徙之故散處四方
歷世久遠語言習俗日以益歧
各成風氣遂至絕不相侔
此各民族由合而分之
大略也
三代盛時所謂中國者
大抵在黃河流域
幅員彌小
吳楚閩粵滇黔諸地
視同化外
秦漢以來
疆土日闢
滿洲蒙古青海西藏
以次內屬
漢族之移殖域外者
日衆
晉宋元清之世
域外之民族
又久據中原
雜居既久
漸以混合
此各民族由分而合之
大略也
自清代以往
有主權者
大抵不學無術
數典忘祖
沾沾自喜
以私厚其種人
爲得計
故分合無常
終難同化
今民國開幕之始
卽

藏衛今之藏
後藏爲藏
康藏爲藏
門伯特族
吐蕃之遺
也其族居
西即今之
藏也
匈奴今之
蒙古
夏禹之
苗裔
回疆藏
衛即古
之氐羌
氐羌者
虞舜之
苗裔
顓頊
舜禹皆
黃帝之
子孫
然則
滿蒙回
藏與漢
族固同
出一祖
特因分
封轉徙
之故散
處四方
歷世久
遠語言
習俗日
以益歧
各成風
氣遂至
絕不相
侔此各
民族由
合而分
之
大略也
三代盛
時所謂
中國者
大抵在
黃河流
域幅員
彌小吳
楚閩粵
滇黔諸
地視同
化外秦
漢以來
疆土日
闢滿洲
蒙古青
海西藏
以次內
屬漢族
之移殖
域外者
日衆晉
宋元清
之世域
外之民
族又久
據中原
雜居既
久漸以
混合此
各民族
由分而
合之
大略也
自清代
以往有
主權者
大抵不
學無術
數典忘
祖沾沾
自喜以
私厚其
種人爲
得計故
分合無
常終難
同化今
民國開
幕之始
卽

持種族平等主義。凡屬國民。苟能善體斯意。同心協力。互相扶持。各族同胞。將一合而不可分。國家基礎。亦永固而不可搖矣。

第十 俾斯麥

昔普魯士有鐵血宰相曰俾斯麥。俾之言曰。世界無可恃之物。

所恃者。惟鐵與血耳。故世人以是稱之。

普魯士者。日耳曼列邦之一也。日耳曼勢力渙散。迭為強國役屬。俾斯麥微時。即以統一。日耳曼聯邦為己任。後為普國宰相。乃下全國皆兵之令。期實行



麥斯俾

意志聯邦中
不主國者主
德意志皇帝
斯麥之作事
麥氏之政略
家生於西歷
一千八百九
年
普魯士在萊
維廉第一時
武健特
前清同治十
年
以三國聯邦
為大政司

鐵血政略

既破奧軍。日耳曼北部。遂戴普為盟主。法帝拿破崙第三在位。勢張甚。自將大軍攻普。普軍迎戰。大破之。追至綏丹。法帝出降。普兵乘勝圍巴黎。法人行成。割二省之地與普。償金五十萬萬佛郎。於是日耳曼南部。亦奉普為共主。合南北二十五邦。建一大國。號德意志。皆俾斯麥之力也。

俾斯麥狀貌奇偉。少時跌蕩。不羈人。皆以為狂。其為相時。偶微服遊於野。刺客手槍擊之。四發不中。俾挺身執之交警署。徐步而歸。時賓客盈室。俾從容談笑如常。莫之知也。及普王聞變。造其第。候者塞門。衆方知其事。皆驚服。

第十一 公司

鐵血意謂
不主國者主
德意志皇帝
斯麥之作事
麥氏之政略
家生於西歷
一千八百九
年
普魯士在萊
維廉第一時
武健特
前清同治十
年
以三國聯邦
為大政司

綏丹在巴黎
西北已離法
王城

日耳曼列
邦之名也

欲獲大利益必具大資本。是非一人所能任也。於是合衆人之資本以經營產業者是謂公司。公司之種類甚多大別之曰有限公司。曰無限公司。有限公司者股東各出若干金以設公司而聲明所集資本以此爲限者也。設不幸而倒閉虧欠苟無隱匿訛騙之弊則惟以公司產業變賣償還而股東不必別有所彌補。無限公司則反是苟有所虧欠得令股東償之。

凡公司由股東互選董事若干人以處理公司之重要事務。由董事委任一人爲總理以主管公司之事務。以時召集股東報告營業之狀況議決處置之方法。所以示公允也。其所得之利益酌提若干以爲公積備賞給其餘則分給各股東。有限公司之股東

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

第 號

有限公司爲給發股票事本

公司於 年 月 日稟奉

工商部批准注册辦理有關

切營業計共集股本銀壹百萬圓作爲壹

萬股每股計銀壹百圓整今收到

繳到股銀 圓應作爲 股

自第 號起至第 號止合給

股票以憑收執須至股票者

年 月 日給

有限公司鈐印

董事

經理

第

號

若欲以資本更營他業得以股票轉售於人。特公司贏利則票價漲。公司虧折則票價落耳。第十二保險人之生也孰不願終身安樂而災害之來或不可測於是保險之法。其法計所保之價。

值。以爲償額。而因其遭險之難易。使以時納若干分之費。脫有不測。雖其所納無幾。亦必如數以償之。

保險創自外國。種類頗多。而盛行於我國者。曰火險。以備房屋。器物之火災也。費之輕重。視建置之地位與方法爲差。大率年納百分之。一而已。曰水險。備江海船舶之遭難也。其費視航路之險。易與船舶之堅否。大率每行二。三千里之途。則納千分之一。二而已。曰人險。預約期限。及期還之。設先期而死。則以所償者遺其子孫。其費視其人之年齡。與所保之年限。大率年少之人。保期十年者。年納十分之一而已。夫以區區之小費。而可備莫大之禍患。誠哉。其爲良法也。

第十三 汽機

凡人用物。期其質良價廉。此情之所必趨勢之所必至也。欲求質良價廉。其術無他在。用汽機而已。

有汽機。則人力不能造者。汽機能造之。十人百人之力。所僅能造者。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兼十百人之工。則所成之物。必多矣。以一人能爲十百人之工。減作二三人之工。價則物值必廉矣。然則論所成之物。一人可兼十百。論所獲之價。一人可兼二。三。此兩利之道也。

議者謂。廣用汽機。將奪貧民生計。俾不能自食其力。不知價愈廉。則用者愈多。而需工亦愈衆。各國行之。皆大收其效矣。且我國。卽不用汽機。不能禁他國之用也。又不能禁他國之貨之來也。我國之貨。以人工而貴。他國則以汽機而廉。是我國之民。非但不能

成○貨○以○與○外○人○爭○利○且○爭○購○彼○貨○以○供○用○而○厚○殖○外○人○之○利○然○則○
 不○用○汽○機○不○啻○自○絕○生○路○也○即○使○汽○機○有○害○於○工○人○而○利○猶○在○本○
 國○窮○民○尚○可○分○其○餘○潤○若○不○用○汽○機○率○全○國○之○人○而○用○外○國○貨○物○
 則○如○水○漸○涸○而○禾○自○萎○如○膏○漸○銷○而○火○自○滅○後○患○有○不○可○言○者○矣○

科命布尋獲美洲之圖



第十四 科命布
 科命布、意大利人也。性喜冒險。年十六、即習航海術。凡海道、為輿圖所詳者、蹤跡靡不至。距今四百年前、世無知地形之圓者、惟科精地學、獨謂為圓形。聞者皆譁、科自信甚、嘗欲航

海西行、探尋新地。家貧、不能具舟、求助於葡萄牙英吉利、皆不得達其志。後乃見西班牙王后、得三船、百二十人與俱。

科帥衆渡海、向西行、積兩月餘、但見煙波浩淼、茫無畔岸。衆危之、求返棹、不許。羣情洶涌、謀投科海中。棹船而返。科偵知之、乃集衆曰、更三日、無所得、則東歸。未幾、忽見水藻樹枝、隨波而至。知離陸不遠。衆乃大驩、相率鼓勇前進。

更三日、晨興、見成羣小鳥、款款飛來。而陸地蜿蜒、已在目前。蓋美洲東境之海島也。島中土人、蠢如鹿豕。見科等、至愕眙、不知所措。科收其地、屬其人。歸報西班牙、受上賞、名震全歐。

第十五 巴律西

法人巴律西、少貧、以畫玻璃為業。觀法國陶器、盡黯然而黃、思

改爲純白者。乃求藥品分塗於各土器而燒之。積年無效。憤甚。欲爲一大試驗。罄其產購土器二百餘。塗藥品燒之。經數時。成一純白者。

巴律西自謂得其術。經七八月。積瓦石。自成一窰。一日早起。攜器燒之。日暮未已。翌晨妻餉以食。仍兀坐窰前。面黑體憊。如是七日夜。守其旁不去。卒無成。家益困。至無力購藥品。有友憐之。助以金。乃復塗土器入舊窰燒之。器將成矣。薪忽盡。計無所出。毀其屋。材投之。不足。又毀其坐臥具。家人以爲狂。號而走。窰中器幸成。純白。但未完好。巴律西不自足。必達其初志。乃已。乞假經年。每得數金。必試之。積十八年。之經驗。改製至百數十次。藝乃成。加以繪彩。精妙無倫。器出。遂爲世界最。而巴律西亦以此聞於世。

第十六 忍耐

生人事業之成敗。與所就之大小。在能忍不能忍耳。天下之事。不能袖手而得也。數不能拾諸途。錢不能生諸樹。推之勳業名譽。何一非由辛苦經營而來。古今成大事。立大業之人。其先所歷之境。必有非常人所能受者。徵之東西史。乘歷歷可指。是可知忍耐之力。就一人言。則足以判賢愚。就一國言。則足以決貧富強弱。驗忍耐者。不在閒居安樂之時。而在困難窮厄之日。若夫事變紛起。進退維谷。此時能以忍耐處之。則精神不散。而智慧亦生。然亦有物足破其定力者。一日畏怖。二曰外慕。三曰厭倦。懦夫貌爲持重。趨趨不前。一若尙能忍耐者。然一經蹉跌。而無定識。定力以持之。則恐懼之心立起。故真能忍耐者。必不畏怖。

恆人胸無所主遇可歆可羨之起於其前則遂爲所奪矣科命
布之求新大陸也設令中道回帆返與地中海諸國貿易何嘗不
可致富然欲耀偉業於今日恐非其任矣故眞能忍耐者必無外
慕
負才使氣之人恆不能堅守一事以俟其成其始若甚勇敢有
爲而轉瞬卽衰竭固由於見理之未眞亦由於壹志之無術始勤
終怠其不能有爲固宜故眞能忍耐者必不厭倦
人能祛此三弊無論遭際若何而貞固之性確乎不拔則未有
不成事業者在吾人之自勉而已

第十七 縱囚論 歐陽修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

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
之尤難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
就死是以君子之難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
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

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
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
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
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

陽修性歐陽
修字叔原
人
太尉性字
修字叔原
人
太尉性字
修字叔原
人

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五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第十八 伶官傳敘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

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

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第十九 獨立自尊

蓬生麻中非不直也然或刈其麻則蓬因之而折矣蘿施松上非不高也然或伐其松則蘿與之俱偃矣人之不能自立也亦然智不足以效一官而詔事權要以得祿位能不足以營一業而依附親戚以謀衣食一旦權要失職親戚死亡則吾之祿位衣食亦隨之而漸滅矣均是人也吾苟移詔事之精神以求知識移依附之光陰以練技藝曾何慮職業之不勝任而世不吾需也人之於世非必獨營一業也常與人共營之共營之道或爲合力或爲分職凡與於其業者必各有一長爲此業之所不可缺故

分而觀之各自獨立合而觀之互爲相因此營業之通例也苟有人焉一無所長而濫與於其業吾知其必不可久矣昔者齊王好聞竽凡善吹者皆祿之有南郭先生者不能吹而濫與焉以王之聞竽常使三百人合吹故也未幾王卒新王立使一一吹之南郭先生遂棄竽而逃嗚呼一無所長而濫與於其業其能免於南郭先生之辱者幾希矣

孟子曰人皆有是非之心天是非之心不可見也於是有言以宣之心之所是而言是心之所非而言非故曰言爲心聲有人於此初無所謂是非聞人之所是則從而聞人之所非則從而非之是以人之是非爲是非也其果無是非之心乎抑有其心而不敢宣之於言乎要之其言之不足貴則彰彰矣有參鸚鵡而教

商務印書館印行

李
四

漢人
 黃香之子
 南字子聖
 臨江名
 水原
 氏諱南境
 能牙宜著
 洛水
 如徐光祿
 蘭世之泰
 以承不棄門

與孟東野書韓愈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併。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

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

主人 卽指建
建封而言將
建封爲徐泗
濠諸度使
辟退之爲有
推官

謝安嘗云
水名生於斯
此
角之各相
退之若之
兄伯兄也
初金要論

島事
學國弄機人
于西歷千
年
長官官生
日甲午戰
引衝甚力是

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睡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甚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第二十二 善動善遊

昔日本大島圭介遊英國倫敦寄書於其友曰彼國人之動作也常豫約時刻定程限及時則就場執業耳目專一手足敏捷不吸煙不談論執業之外心無旁及及壁上時辰鐘報停業時刻則理器洗手相率出場卸其執業之服而易以雅潔者或馳車或騎

張籍字
長安

馬或垂釣園池或泛舟河川或遊公園或適郊野或兄弟姊妹相攜持朋友親戚相問訊然後還家晚食日以爲常其就職也日以九小時爲率專心致志雖分陰且惜之若勇士之臨陣然其退閒也則歌舞唱和以活潑其精神一弛一張深得其宜余因名之曰善動善遊今我國之執業者不顧時限不踐定程當勤而不勤當息而不息雜亂苟且無論朝野都鄙若士若工商莫不皆然其最甚者爲都會之工商業土木者晨必晏起既就業動作如兒戲吸煙飲茶閒坐雜談虛糜時刻及夏日則昏昏午睡與人交不恥背約如染工鍛工訂約造物往往失期視爲固然其休憩也不喜遊散羣聚一室之內或酣臥或恣意飲食攝生之法殆非所知交際之樂冥

然罔覺以視彼善動善遊之風氣不幾有霄壤之別乎
夫工人出入無度作輟無時就一己言似屬小事然合一邑一
國計之則工業之利害盛衰所關甚大蓋西人視國之貧富強弱
必視民之多寡以生齒繁則事業昌也然人少而勤勞一人可以
當三人人多而懈怠合三人不能得一人之功如我日本者又烏
足以人煙稠密自誇耶」
大鳥氏之言如此返觀我國又何與彼之所言脗合也今日本
已漸改舊習而我國人中其弊者尙居多數人口雖多恐終不免
於貧弱也願吾少年力矯之

第二十三 普人之樸素

普魯士國嘗受挫於拿破崙國中文物爲所蹂躪殆盡然其後

不及七十年一舉破法屹然爲德意志聯邦盟主迄於今則陸軍
之強冠絕全歐商工之業亦殷殷陵駕全球承創巨痛深之後而
發達之速乃如此此其普及教育擴張軍備誠君相所有事而要
其國民之奮己奉公則尤爲強國之本也

吾輩居於東亞習聞歐人自奉之豐遠過吾輩親歷英法各國
其紛華靡麗幾非吾人之所能擬議於是謂歐人之豪侈大抵如
斯矣及至普國而見其樸素之風氣乃又出於意外普京柏林較
之巴黎倫敦殆若鄉村之於城市焉

普國摺紳之家也室無華飾食無兼味其學問家則室中自
圖畫紙筆外幾無長物客至則疊疊談學問不倦卽尋常居民亦
無不以儉約自守有遊柏林郭外者投宿人家其主人餉以麥酒

及脯肉曰遠客至不能具珍饌吾甚歉焉吾等爲圖吾國教育及軍備之完備納租稅甚重故平日不得不節儉君其熟觀吾國教育軍備之特色以歸餉國人嗚呼國民之畜己奉公如此國烏得而不強乎

第二十四 實業

人之職業中爲衣食居室所從出者曰農曰工曰商三者謂之實業。實業自世俗以勞心者爲貴勞力者爲賤往往重官吏而輕實業。好坐食而厭勞動甚矣其惑也。文明之國教育普及實業家通學藝具知識者所在多有於是知官吏不必貴於農工商而農工商不必賤於官吏且人之貴賤在品格不在職業苟能自立則人品自高無論所職何業舉世自

無不尊敬之也

人之與人相依相待以營其生而利其國者也或委身官職爲國家任事或從事實業爲國家興利二者不可偏廢在各量其材而分任之惟官吏所處之職有限農工商可興之利無窮人人慕官更之虛榮而舍實業以就之則人浮於事官吏不可必得而實業坐荒人已將兩受其害擇術者不可以不慎也

第二十五 觸讐說趙太后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左師觸讐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

事之六紀
筆
子之車亦
筆

「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

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

「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

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

「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第二十六 貓說辭

余家苦鼠暴。乞諸人得一貓形魁大爪牙銛且利。余私計鼠暴當不復慮矣。以其未馴也。繫維以伺。候其馴焉。羣鼠聞其聲相與窺其形。類有能者。恐其噬己也。屏不敢出穴者月餘日。既而以其馴也。遂解其維繫。適覩出殼雞雛。鳴啾啾焉。遽起而捕之。比家人逐得。已下咽矣。家人欲執而擊之。余曰。勿庸。物之有能者。必有病。噉雖是其病也。獨無捕鼠之能乎。遂釋之。已則他化。浪浪飢哺飽嬉。一無所為。羣鼠復潛視以爲彼將匿。形致已也。猶屏伏不敢出。既而鼠窺之益熟。覺其無他異。遂復出。爲暴如故。余方怪其然。復有雞雛過堂下。又亟往捕之。而走追則噬者過半矣。

余之家人執之至前。數之曰。天之生材不齊。有能者必有病。舍其病猶可用。其能也。今汝無捕鼠之能。而有噬雞之病。真天下之棄材也哉。遂逐之。

第二十七 司法

今日文明各國所以統治國家者。無一不明定法律。使上下皆就其範圍。而不敢或違。故謂之法。治國。雖然。有法不行。與無法等。故又特選精通法律之人。以爲司法官。其有違背律令者。則執法以糾之。紛爭曲直者。則依法以斷之。凡司法官所裁判。無論何人皆當服從。無論何人不得干涉。所以示威嚴而持公正者也。然法律之解釋。容有異同。而所以執行之者。即不能無失。故文明各國多用三審之制。凡不服初審者。得上

訴而受再審。又不服。得更上訴。而受終審。所以去壅滯。免冤抑也。裁判之事。雖屬司法官。然亦未嘗專行己意。必更選陪審。使決可否。并許人民旁聽。以示至公。其斷獄以證據為主。不用威迫。又恐不習法律。及訥於語言者。未能自達其情也。故許其聘用律師。以為辯護。其尊重人權也若是。

前清因預備立憲。修改法律。特頒訴訟法。且設大理院於京師。設審判廳於各省。專主裁判。採用司法獨立之制。舊時刑訊等弊。漸事剷除。惜官吏多未實行。民國初定。益重司法獨立。中央及各省。已設審判廳者。整齊之未設者。促成之。特許律師代任辯護。法治日進。人民之保障。亦日見鞏固矣。

第二十八 周亞夫

漢文帝時
之子
帝名恆
為代王
高

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迺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

之月餘三軍皆罷。迺拜亞夫為中尉。

第二十九 活版

吾國之有書籍。蓋四千餘年矣。其始剖竹為簡。而以漆書之。故著書至數十萬言。儲藏即已不易。而傳布之難。無論矣。

秦漢之間。乃有毛筆。或書於縑。或書於紙。於是較竹書為簡易。而傳播之術。不外抄錄。南北朝學者。每以手抄若干卷。相誇其困難。可想見也。

漢之季。已開印刷之端。石經是也。其後偶有仿刻者。亦僅有五經。九經不暇旁及。至於五代。馮道刻五經。宋時畢昇造活字。易石以木。特趨簡易。於是流行漸廣。宋版之書。至今猶有存者。惟自宋以來。刻版之風盛行。而活字則用之者殊少。至清乾隆間。武英殿

聚珍版出。而其用始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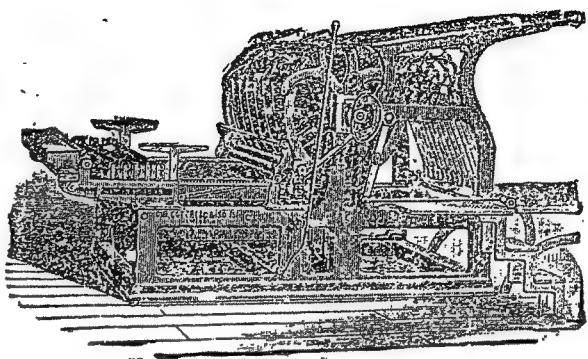
原活版之所以不廣者。有二。故鏤字比行。蟲疏苟簡。不適於觀。美一也。再版三版。又費綴集。二也。人人見此缺點。而不為之改良。故遂忽置之耳。

自畢昇發明活版之後。至明英宗之世。而活版之法始行於歐。洲。創之者。西班牙人約翰也。蓋距畢昇時已五百餘年矣。

歐人既用活版。以時改良。進步無已。今則範銅以為模。合鉛與錫。以為字。雖細若蠅頭。而鋒稜可觀。則舊法之第一缺點去矣。綴集至易。再印三印。以次改訂。其宜於保守者。或範為紙型。鑄為鉛版。仍可以一勞而永逸。則舊法之第二缺點去矣。且運以機械。印刷迅速。日成萬紙。是以書籍報章。公私文告。莫不藉此以印行。又

宋名師
三宋之
利才名
包尾華

鉛印機



有石印之法。則攝影而印於石者。得與原本無毫髮之異。其他如金屬版。玻璃版。略與石印法相同。法帖精圖。多資以流傳焉。

我國創製活版。歷時千年。不知改良。舊法相沿。迄今不變。近雖急起。模仿。而機械之屬。又多不能自造。不亦愧乎。

第三十 報紙

報紙者。所以交換智識。主持輿論。東西各邦。報紙發達。千百倍於我國。而原其所由來。則實推我國為鼻祖。此世界所公認也。

元 國 報

我國報紙之發生。不知始於何時。今所可考者。以開元雜報為最古。距今已千餘年矣。特其制度。

嶺南按察使裴仙先上言。安南賊帥楊。外驚等攻圍州縣。事勢急迫。上遣楊思。勛為將軍討之。思勛故官內史上所善。又。嘉其能。帥也。

丁亥。遣戶部尚書陸象先往汝許等州。存撫。賑給民有難。安不任耕者。官貸牛種。

丙申。博祿等州黃河陡破。損田稼。

庚子。張說出師討康願子。以其授邊客及。武威。

上集群君。於起義堂。制頌刻石。紀功。立於太原府之南街。

丁未。詔曰。朕君臨宇內。子育元黎。內修親睦。以叙九族。外協庶政。以和兆民。務崇敦本。克。

史缺不載。無由知其詳。宋制。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於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報中所錄。大抵詔令。章奏之屬。以朝廷所設施。傳布國中。使得共見共聞。用意至公。今中央刊行之政府公報。猶是唐宋舊制也。

十五世紀中葉。當明孝宗之世。德國始有報紙。其後英法亦仿行。

之。然印刷遲緩、交通阻滯、報中所載、簡略已甚。至十九世紀後、報紙始漸發達。其種類可分爲二：一日日報、一日雜誌。

日報者、日日出、記內外之新聞也。英之太晤士、法之陸當、美之紐約赫勒路、爲最著。日刊數十萬紙。其記載、議論、不特備政府之採擇、爲國民之嚮導、而外交政策、列強且視其一言、爲重輕。其勢力之大、可想見矣。

雜誌者、定期出版之報也。其期自數日至數月不等。大抵分門別類、人各就其所學而求之。美國之雜誌、多至二萬餘種。論者推爲校外教育之利器、所以助學校之不及也。

歐美報紙、所以盛行之原因、固由印刷神速、交通便利、抑亦教育發達、編輯者既多、淹博之士、而人人知書、志趣遠大、其見聞不

欲局於一隅。故報紙之推行日廣。今我國各都會、雖有刊行報紙、而進步遲遲、方之歐美、瞠乎後矣。

第三十一 廣告

有人於此、建設一學校、所希望者、生徒之衆也。然而學科若何、學額若何、建校何地、招考何時、苟未嘗告人、雖有求學之人、烏從而知之。

有人於此、經營一商業、所希望者、銷售之廣也。然而貨物若何、價值若何、設肆何地、開張何時、苟未嘗告人、雖有求貨之人、又烏從而知之。

告人之道、奈何。將執途人而語之乎。則不勝其繁。而一遇無關涉之人、且將厭其絮聒矣。將大書特書、而榜之門乎。則見者徒往

來。之。人。而。相。距。較。遠。又。無。由。見。之。於。是。乎。有。廣。告。之。法。
今。試。取。各。種。報。紙。而。披。閱。之。有。載。於。簡。端。者。有。列。於。餘。幅。者。非。
種。種。廣。告。乎。報。章。流。傳。日。以。萬。計。通。行。全。國。無。遠。不。屆。列。廣。告。於。
其。中。人。人。各。就。其。所。關。係。者。而。求。之。斯。誠。兩。利。之。術。也。然。而。利。用。
廣。告。作。不。實。之。語。以。售。其。牟。利。之。奸。者。亦。往。往。有。之。是。不。可。以。不。
察。焉。

第三十二 辨志

人。之。生。也。呱呱。以。啼。啞。啞。以。笑。顛。顛。以。動。惕。惕。以。息。無。以。異。也。
出。而。就。學。所。受。之。業。又。無。以。異。也。及。其。既。成。或。為。聖。或。為。賢。或。為。
豪。傑。或。為。庸。人。甚。者。流。而。為。盜。賊。乞。丐。豈。有。生。之。始。遽。不。同。如。此。
哉。抑。豈。有。驅。迫。限。制。為。之。區。別。以。致。然。哉。習。為。之。耳。習。之。不。同。志。

為之耳

志。在。乎。此。則。習。在。乎。此。矣。志。在。乎。彼。則。習。在。乎。彼。矣。其。始。甚。微。
其。效。甚。巨。近。在。胸。臆。之。間。而。遠。周。天。地。之。內。定。之。一。息。之。頃。而。著。
之。百。年。之。久。蓋。志。之。為。物。往。而。必。達。圖。而。必。成。及。其。既。達。則。不。可。
以。返。也。及。其。既。成。則。不。可。以。改。也。

志。之。定。於。心。也。如。種。之。播。於。地。也。種。粟。菽。則。粟。菽。矣。種。烏。附。則。
烏。附。矣。雨。露。之。滋。壅。培。之。力。各。如。所。種。以。成。效。焉。粟。菽。成。則。人。賴。
其。養。烏。附。成。則。人。被。其。毒。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原。生。
人。憂。樂。之。本。也。

第三十三 奕喻

予觀奕於友人所。一客數敗。嗤其失算。輒欲易置之。以為不逮。

已也。頃之客請與予對局，予頗易之。甫下數子，客已得先手。局將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尚有餘，竟局數之，客勝予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

後有招予觀奕者，終日默坐而已。今之學者，讀古人書，多警古人之失，與今人居，亦樂稱人失。人固不能無失，然試易地以處，平心而度之，吾果無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見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見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論人哉？奕之優劣有定也，一著之失，人皆見之，雖護前者不能諱也，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非各非其所，非世無孔子，誰能定是非之真？然則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無失者，未必非大失也，而彼此相嗤，無有已時，曾觀奕者之不若已。

第三十四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醴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水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僮僕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

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坐。起。而。誼。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爲。誰。廬。陵。歐。陽。修。也。

第三十五 吳王夫差

吳王夫差與羣臣夜飲有鸚鵡鳴於庭王惡使彈之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爲而惡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鳥妖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

子胥曰王果以爲不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爲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聞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己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己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必有爲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不祥孰大焉王胡不此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獸何知若以爲不祥則慮而先爲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矣

第三十六 費宮人

費宮人年十六德容莊麗明懷宗命侍公主主絕愛憐之宮人見上憂流寇屢以問宦者王承恩承恩曰若居深禁何用知此宮

人曰：惟居深禁，不可不知而預爲計。承恩奇之。寇愈熾，懷宗憂愈深。宮人之間承恩者愈數。承恩曰：若何以不詢他人？宮人曰：他人皆泄泄，孰以君國爲意？吾見君忠誠，故相問耳。承恩益奇之。問計將安出？宮人曰：設不幸，惟有死要不可徒死耳。

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都城。王承恩告帝。帝與后泣別。宮中之人皆環泣。后自縊。帝召公主至，曰：爾年十五矣，何不幸生我家？遂掩面舉刃殺之，斷其左臂，手慄而止。遂登萬歲山自縊。承恩縊於其右。時公主仆地未絕。他宮人悉散走。費宮人哭侍其側。會宦者何新至，相與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生？且賊至必索我，終難匿也。宮人曰：請與婢易服，婢當誑賊以脫主。王亟更衣，何新負之而走。

李自成射承天門，將入宮。魏宮人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受辱。有志者早爲計。奮身躍入御河。須臾從之死者盈三百。費宮人目送其死而還。服公主服，匿晉井中。賊鈎而出，見李自成曰：我公主也，不得無禮。自成以賜其愛將羅某。羅喜甚。宮人曰：我帝子也，爾能祭先帝而禱王承恩於其側，從容盡禮，則從子矣。

羅悉從其請。諸賊張樂爲賀。羅痛飲大醉，入內。宮人亦具酒飲之。羅曰：吾得子，欲草疏爲謝，如不文何？宮人曰：我能之。君盍先就寢。又以巨觥強之飲。羅醉陶然就臥，胸如雷。宮人屏去侍女，挑燈獨坐，挾七首，睨羅喉，力刺之。羅頸裂，負痛躍起，屢仆屢躍，久之始僵。衆大驚，排闥救之，已無及時。華燭尙明，衆見宮人盛妝端坐不動，審視之，則已自刎矣。聞於自成，自成自戕，歎葬之以爲公主已死。

遂不復索

第三十七 木蘭詩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曰。去年九月。塞上。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聲。但聞燕山胡騎。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

疆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尙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歸故鄉。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离。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教育部審定批詞

春季始業
高等小學學和國教科書
新國文教科書及教授法

教科書批
文字明暢教材
扼要所擇古人
文字尙能合度
洵合高等小學
校之用
教授法批
條理清晰解釋
詳明每課用意
所在均能一一
揭出參考一項
亦頗扼要洵便
教員之用

部又(37)

REPUBLICAN SERIES
NATIONAL READERS
For Higher Primary Schools
(for Two Semesters)
Approved by the Board of Education
COMMERCIAL PRESS, LTD.

中華民國元年十月十九日領到文字第十號執照

中華民國五年八月初五版

春季

(共和國教科書 新國文六册)
(第五册定價大洋伍分 外埠酌加郵費)

編纂者 武進莊 武進沈 長樂高 海鹽張 商務印書館

校訂者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濟南 青島 煙台 營口 長春 哈爾濱 滿洲里 海拉爾 歸綏 綏遠 包頭 大同 宣化 張家口 歸綏 綏遠 包頭 大同 宣化 張家口

春季始業
新國文第五册終

商務印書館印行